

西夏紀事本末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一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得姓始末

西夏本魏拓跋氏之後其地則赫連國也當唐僖宗時遠祖拓跋思恭爲夏州偏將以中和元年與太原節度使鄭從讜討黃巢有功受賜姓曰李又與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鄜延節度使李孝章爲朔方軍節度使分京城四面都統拜夏州節度使世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州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患亦無大功故其世次功過不顯梁開平三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尋起復正授旌鉞拜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時有李仁福者爲蕃

部指揮使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於思諫爲親疏也四年七月
劉知俊攻偃夏州誘沙陁振武大帥周德威涇原帥李繼鸞合步
騎五萬大舉欲俯拾夏臺仁福兵力俱乏以急來告會供奉官張
漢攻國禮使杜廷隱率州民防卒與仁福部分固守晝夜戮力踰
月及鄜延援至九月夏州圍解仁福奉梁正朔拜節度使中書令
封朔方王冊府元龜一百九十六梁末帝乾化三年三月三後唐長興
四年三月仁福遣押衙賈師溫奏事稱疾甚以次子彝超權知軍
州事乞降正命乃遣供奉官齋延州留後官告賜彝超促令赴任
仍以其叔思瑤爲夏州行軍司馬兄彝殷爲節度副使彝超爲延
州留後五月丁丑供奉官崔處訥自夏州迴彝超附表奏奉詔除
留後已授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伏乞更容臣周歲帝
遣閣門使蘇繼顏齋詔促彝超赴任而以安從進爲夏州節度使

命師進攻夏州城卽赫連勃勃故城父老傳勃勃蒸土築之王師數道攻擊爲地道至其城基如鐵石攻鑿不能入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爲僕聞天乞容改圖而又党項部族萬餘騎薄我糧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控訴復爲蕃部殺掠明宗聞其若此乃命班師十月己巳進馬五十匹清泰二年彝超卒弟彝興立彝興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周太祖時爲中書令封西平王冊府元龜一百廿九周太祖顯德元年正月以定難軍節度夏綏銀宥觀察使檢校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李彝殷封西平王世宗加太保恭帝加太傅顯德二年以折德展爲永安軍節度使永安故府州也彝興旣與折德展同爲節度使以土壤相接惡其與己並爲藩鎮乃掘塞道路阻給使臣帝因問

宰臣如何宰臣以夏州地處邊徼朝廷向來常與優卹府州甚爲
褊小近建節旄得之何利失之無害且宜撫諭彝興帝曰德辰之
數年竭盡心力禦捍劉崇如何一旦棄之度外且夏州雖產羊馬
傳易資貨悉在中原儻與阻絕何能爲者乃命使齎詔書責其悖
慢諭以安危彝興果俯伏聽命

宋太祖建隆元年遼之應祿十年也加彝興太尉春三月初北漢
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是月定難軍
節度使李彝興言遣都將李彝玉進援麟州承鈞引眾去彝興卽
彝殷避宣祖諱改爲興

鑑案冊府元龜

三百八十九

長興四年隰州刺史劉燧凝言於帝曰

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爲夏州留後彝
超徵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据此則又當以彝超繼彝殷未知

孰是

二年夏四月以彰武節度使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

三年夏四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遣使貢馬三百匹帝方命玉工治帶召其使問彝興腹圍幾何使對彝興腰腹頗大如合抱之木帝曰汝帥真福人卽遣使齋帶賜之彝興感服

乾德元年夏四月甲辰夏州李彝興遣使來貢

五年秋九月庚子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卒追封夏王以其子行軍司馬克叡權知州事 冬十二月戊辰以權知夏州克叡爲定難節度使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五月壬寅定難軍節度使李克叡卒贈侍中以其子繼筠襲位帝征太原繼筠遣將渡河掠寇境以張軍勢

四年春三月乙巳夏州李繼筠乞帥所部助討北漢 秋七月戊子定難軍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繼捧初爲牙內指揮至是嗣繼筠爲留後

七年夏五月己酉夏州留後李繼捧來朝獻其所領銀夏綏宥之地凡州四縣八六月乙亥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初夏州自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前月繼捧率其族入朝帝甚嘉之賜齋甚厚繼捧自陳其國諸父兄弟多相讎怨乞納其境中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繼捧總麻以上諸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入朝其族弟繼遷留銀州年十七勇悍有智謀開寶七年曾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不樂內徙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犇入番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

稍稍歸附詔書招諭繼遷不出 冬十一月己酉以李繼捧爲彰
德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
驕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閏十二月辛亥詔赦銀夏等州常
赦所不原者

八年冬十二月壬午朔詔綏銀夏等州官吏招誘沒界外民歸業
仍給復三年靈州來貢馬牛各二距之

雍熙元年春三月丁巳帝謂宰相曰夏州蕃部強悍難制者皆委
身歸順凡得種族五萬餘帳朕亦慮轉餉勞擾止令齋茶於蕃部
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也壬申帝幸含芳苑宴射時劉
繼元李繼捧皆侍坐 秋九月知夏州尹憲與汝州團練使曹光
實選精騎夜襲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
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及牛羊萬計而還於是賜李繼

捧國姓趙改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以討繼遷管夏
銀宥綏靜五州保忠至鎮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帝以爲銀州
刺史西南巡檢使其實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爲寇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聞翟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丙
午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保吉趙保忠又薦其親弟
繼沖帝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州團練使封其母罔氏西河郡太
夫人

冊府元龜

一百六十六

後唐明帝大成四年二月丁亥夏州行營都

監安重益率師赴西軍時夏州李仁福身亡其子彝超擅稱留
後詔邠州藥彥稠總兵赴夏州至此因降勅書曉諭夏綏銀宥
等州將吏百姓曰近據西北蕃鎮聞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
薨變朕以仁福自分戎闔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

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創之初或大剿凶徒或遙尊聖主夙夜
每勤于規救始終罔怠於傾輸爰今眇躬益全大節協和羣虜
惠養蒸民致朕端拱無爲修文偃武賴彼統臨有術遠肅邇安
委仗方深凋殞何早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
稷有餘之慶宜及于子孫但以彼蕃地處窮邊每資經略厥子
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啟姦邪之便此令嗣襲
貴示優恩必若踐彼危機不如置之安地其李彝超已除延州
節度觀察留後前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卻除夏州節度留後各
降宣命指揮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
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旣作當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
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竝公私債負
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以下指揮使押衙以下皆勒仍

舊勾當及與各轉官資宜令安從進到日倍加安撫連具名銜
分析聞奏朕自總萬機難引一德內安華夏外撫夷狄先必懷
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暉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
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眾咸能識時知變舉族來朝從暉則見領
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其昆弟竝建節麾下至將僚悉分符
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吝朔方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
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罔稟除移唯謀依拒比及朝廷差
命良將徵發銳師謀悉萬全戰皆百勝纔興討伐已見覆亡數
萬騎之契丹隻輪莫返幾千族之党項一鼓俄平尋拔孤城盡
誅羣黨無遠無近悉見悉聞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陳近
事聊論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爲鑒戒彼或要
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暉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無貽後

悔有玷前修今以天命初行人情未定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
閒幸彼幼冲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人靈今特差邠州節度
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兼以別降
宣命嚴切指揮安從進等委其訓戒師徒參詳事理從命者秋
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捨更慮孤恩之輩
樂禍之徒居安則廣造異端貴令擾亂臨難則卻謀相害自要
功勳宜令李彝超體認朕懷宣諭彼眾無聽邪說有落姦機宜
布丁寧咸令知悉

周太祖廣順三年五月夏州李彝殷府州折德屨上言河東界
僞麟州刺史楊仲訓以蕃部攻圍繼來求便乞歸明賜勅書曰
麟州刺史楊仲訓及軍州將吏職員等拒夏州節度使李彝殷
奏得汝等狀稱劉崇拒命聖朝堅其逆壘今被部族侵迫乞垂

救解兼已稱大朝正朔並聞逆命邊郡無歸值妖孽之脅從致朝貢之阻絕今則蕃部兵民助我討違汝等哀告蕃鄰欲謀歸向備觀變通之意特用弘納之仁宜示撫安用獎忠順已指揮州府及諸蕃部不令進攻汝等便宜明宣朝旨告諭軍民應是通河東道路口崖晝時遣人守禦不得通人來往

後唐長興四年八月夏州自署李彝殷爲綏州刺史乞正授從之 十月壬戌制權知夏州事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彝超可依前起復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南軍節度夏銀綏宥等州押蕃落等使彝超仁福之次子仁福卒三軍立爲帥矯仁福奏乞降真命帝聞之以彝超爲延州留後以延州安從進爲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藥彥稠等送從進赴鎮仍降詔

諭之彝超奉詔三軍擁隔未放離任從進出軍攻之王師加討無功彝超遣使求雪因以授之

又九百四十三

李彝興爲夏州節度使天福末奏衛內指揮拓跋崇

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訖相次綏州刺史李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尋敏知事不濟與弟五人將家南走詔李彝敏潛結兇黨顯恣逆謀骨肉之間尙興屠害矧臨之內難以含容送夏州處斬

西夏紀事本末卷一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夏臺復入

雍熙元年趙繼捧之言繼遷悔禍也其實繼遷無降心復誘戎人爲寇

二年春二月乙未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彊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于是率眾攻麟州使人給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葭蘆川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光實有子曰克明尙幼曉兵法善騎射光實沒秘不發喪使人傳

光實命回兵銀州乃與其僕潛入虜中獲光實尸還葬京師繼遷既殺光實遂襲據銀州三月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繼遷

夏五月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弋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擄菹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代州刺史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弋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

州尹憲擊盪城諸蕃焚千餘帳山是銀夏麟三州蕃一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四年春三月安守忠及李繼遷戰于王亭敗績 夏五月李繼遷數寇邊或疑繼捧洩中朝事于繼遷乃出繼捧爲崇信軍節度使徙其弟克憲爲道州防禦使遣克文歸博州

端拱元年春二月以李繼捧爲感德軍節度使 夏五月朝廷數以敕書招諭李繼遷繼遷終不降益侵盜邊境趙普建議欲復委繼捧以夏臺故地令圖之繼捧時任感德節度卽召赴闕壬申授定難節度使所管五州錢帛芻粟田園並賜之壬午保忠辭之鎮錫賚甚厚命右衛第二軍都虞候王杲送之且謂之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及杲還保忠以土物爲贖杲拒而不納 冬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繼遷爲銀州刺史充洛苑使

二年秋九月靜難節度使趙保忠加同平章事

淳化元年夏四月夏州敗李繼遷尋又敗之於安慶澤於王庭鎮
二年春正月丙子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帥兵援保忠于夏州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丙午詔曰王者推
赤心以待天鑒丹書而念舊置場之事雖守在于四夷勳烈之家
固賞延於十世銀夏等州蕃落使李繼遷馳聲沙漠襲慶旌旆頃
者因獻提封偶懷疑懼流寓邊塞綿歷歲時式微之詠旣深在宥
之恩宜及賜之國姓俾預于宗盟授以廉車用綏于夷落爾其體
匿瑕之旨堅效順之誠使兄弟以如初保公侯之必復欽若明命
勉思令圖可恃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銀州管
內觀察使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賜姓趙名保吉仍放朝
謝許使之官先是保忠與繼遷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

攻夏州保忠因奏繼遷誘蕃戎入寇乞濟師禦之乃遣程守素帥師屯夏州以助之至是聞守素至繼遷恐懼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保忠又薦其親弟繼冲帝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州團練使保忠遣使來獻鶴號海東青太宗詔曰朕久罷畋游盡放鷹犬卿地控邊塞時出捕獵今還以賜卿可領之也

鑑按此條見王明清揮塵前錄作三年疑誤

九月癸卯王顯徒知

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閒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脩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仲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爲患哉然繼遷至是漸大自此傳十二世幾三百載

據夏銀綬宥靜五州緣邊七鎮其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
冬十月趙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統萬墮城

淳化四年冬閏十月初太宗欲城古原州而陝西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烏白池青鹽用困趙保吉因請築清遠清遠在旱海中不毛之士素無井泉陝右之民甚苦其役保吉於是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爲所敗

五年春正月趙保吉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左都押衙高文岷等因眾不樂反攻敗之以綏州內屬乃命文岷知州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尙食使尹繼倫爲都監及內押班秦翰爲監軍以討保吉先是翰嘗使繼遷還言繼遷未賓之狀且曰臣一內臣

不足惜願再往手刺之雖死不恨也太宗嘉其忠故以命之左正
言王禹偁上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面上創痕尙存此不煩
大兵但如梁太祖捉劉知俊故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繼遷身首
不梟卽擒又曰此賊通連北敵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吏部
尙書宋琪言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陟五年西戎事頗熟間知
昔李仁福旣死彝興擅立詔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延州安從
進與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不奉詔時頓兵城下議者欲攻取軍
儲不繼遠命班師而振旅時不能整失戈甲棄之遂爲戎人之利
臣聞党項號爲小蕃本非勍敵若其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蕩
除深入則餽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莫若沿邊州鎮分屯重兵
候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豫於麟府延慶靈武等州約期會
兵四面齊進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

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者謂之生戶我師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使爲鄉導其強壯有爲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而步卒多持弓弩搶鏹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奏入帝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擇利而行

五年三月繼隆率兵馳至克胡渡河入延福縣自鐵笳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爲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支不若先襲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爲不然曰我兵旣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眾寡若先據石堡眾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乙亥李繼隆入夏州趙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妻子及卒吏壁于野外乃上言

與保吉解仇怨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怒立遣中使督繼隆先移軍討之及師壓境保吉反圖保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被髮騎駿馬走還城僅以身免城中資財器用保吉復悉奪之初保忠遣其指揮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款詔補供奉官再遷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聞及保忠陰結保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誓以效順至是保忠還光嗣執之幽於別室王師之次延州者秦翰慮保忠遁逸卽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謀及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當出別室郊迎丁丑開門納我師翰與保忠因並驅而出遂執保忠繼隆入夏州轡車送保忠闕下收獲牛羊鎧甲數十萬保吉引眾遁去先是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繼隆曰保忠几上肉耳當請于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殫難於轉餉宜養威重

未易輕舉也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爲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所謂囉瓦城是也夏四月甲申帝聞趙保忠成擒詔以趙光嗣爲夏州團練使高文峒爲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爲李繼遷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遷民于銀綬間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對曰昔赫連勃勃僭稱大夏築城號曰統萬頗與關右爲患若遂廢毀之萬世之利也已酉詔墮夏州故城遷其民于綏銀等處分給官地長吏倍加安撫李繼隆聞朝議欲墮夏州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秦翰等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堡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蕃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王師之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

既禽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戶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牛羊萬計五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丙寅河西行營送保忠至闕下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庭帝詰責數四保忠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命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丁卯以保忠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景德元年夏六月趙保忠卒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快快不自得至是卒

西夏紀事本末卷四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烏白失期

淳化五年秋七月乙亥李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初轉運使鄭仁寶議禁鹽池困繼遷關隴民至無鹽以食太宗知之悉除其禁至是又以金帛誘繼遷酋長鬼囉鬼悉使圖繼遷而許以刺史鬼囉鬼悉以告繼遷繼遷上表請罪太宗雖怒答詔因稱之八月又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帝喜召見延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命錢若水草詔賜之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帝以爲當 冬十一月復命保吉爲銀州觀察使庚戌詔曰省所進馬橐駝共百一十三頭匹待罪朕握圖御宇恭己臨民務推含垢

之仁式示戢兵之武向者以卿遠輸誠款願革前非朕道在納汙
情深赦過特授察廉之任厚加賜撫之恩寵以嘉名賜之國姓朕
之於汝無所負焉豈意卿未及踰年已忘大德脅從蕃部擅舉甲
兵攻逼城池虔劉民庶背恩肆惡一至于斯料卿所爲良切興歎
所以旋徵師旅俾命討平旣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寧保全
於歲月暫假息於朝晡近者累上表書頗引僣犯且言違背事出
保忠今備貢輸乞加渥澤朕以好生爲德以禁暴爲心卿倘能誓
改過尤永堅忠節朝廷爵賞亦何悅焉朕不食言爾宜自省今遣
內侍押班張崇質賜卿器幣茶藥衣物等體朕意焉蓋王禹偁筆
也繼遷以王禹偁草已詔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以狀不如式
卻之

至道元年春三月李繼遷遣銀州五部押衙張浦來貢已巳帝令

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還帝賜繼遷
勁弓三皆力一石六斗繼遷意欲威示戎裔非有人能挽也至是
上皆拓兩石弓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
吾對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乃以
浦爲鄭州團練使留京師帝因謂浦曰戎無可戀繼遷何不束身
自歸永保富貴繼遷因上表乞禁邊盜掠從之 夏四月壬寅荅
趙保吉詔曰先勅邊郡各謹封略無敢相侵內屬戎人所盜羊馬
錢物今並已還卿戎惟貪狼尚恕其罪自今敢犯卿者誅之也六
月丙戌遣閤門使馮訥持詔以繼遷爲鄜州節度使將移鎮繼遷
不奉詔丁亥以張浦爲鄭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秋九月庚午
趙保吉寇清遠軍張延敗之詔奪所賜名 冬十二月永安節度
使折御卿病遑謀知之韓德威復爲李繼遷所誘遂率眾入邊以

報子河汭之役御卿輿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親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世受國恩強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于軍中乃其分耳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翼日卒帝聞痛悼久之

二年夏四月甲戌遣李繼隆等分道討繼遷初洛苑使白守榮自環慶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繼遷伏兵邀擊于浦洛河守榮眾潰僅以身免運餉盡爲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十州都督部署將兵討之五月繼遷帥萬餘眾寇靈州陝西民運芻糧詣靈度沙磧爲虜所抄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絕中使竇神寶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開出兵擊賊城卒不破時命輔臣陳靈州事宜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繼遷猖獗未就誅夷宜令廷臣各述所見利害時上初有

意棄靈州也會曹瑛自河西還言繼遷眾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帝乃悔之呂端因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搆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帝卽部分諸將復命繼隆出環州容州觀察使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錦州刺史張守恩出麟州五道進討抵烏白池皆授以方略旣而直趨平安保安軍獲李繼遷母上喜召寇準與之謀宰相不與也準出呂端問準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于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爲如何準曰陛下以爲然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端卽入奏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而沛公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

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今殺之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結怨仇而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于延州令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係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帝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端策是時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 秋八月李繼隆討繼遷率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忽中變欲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道紆欲自清岡峽直入上怒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繼隆命引進使瀛州周瑩詣軍前督之比瑩至繼隆已與丁罕慶州路兵先發行數十日不見虜乃引還九月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十級生禽二千餘

人賊首李繼遷遁去蓋繼隆丁罕既不與賊遇張守恩亦見虜不
擊獨廷召與超至烏白池與賊遇小大戰雖頻克捷繼遷遁
走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禽賊焉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
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
以萬計轉戰三日敵遂卻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
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德用貌魁偉
而黑人號黑王相西人兒帝卽呼黑大王以懼之先是上閱兵崇
政殿以方略授諸將令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皆走
其運糧靈州亦令丁夫悉持弓矢爲方陣而行寇至則成列待之
故每戰皆捷時方命戶部使張鑑調陝西糧餉遣使持節督之鑑
上疏極言餼糧乏絕力用殫窮

三年春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敗之繼遷遁去 冬十月李

繼遷寇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瑒擊走之十二月甲辰李繼遷請降先是上以靈州事宜訪李至至上疏言靈州自鄭文寶爲國生事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關輔生靈困轉輸之役巋然空壁老我師徒張頤待餉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而止獲六萬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十五萬二千有餘今則無子餘矣守安可復得耶此之失策雖悔何及至是繼遷遣使脩貢求備邊任眞宗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闇姑務寧靜因從其請加定難軍節度復賜姓名封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蓋用王禹偁策也時命翰林學士宋湜草保吉制湜知上意必欲歸其事于太宗因進詞曰天無私覆作善者降之百祥國有彝倫仗順者享其高位銀州管内觀察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侯趙保吉天資

正氣世襲雄名孝以承家寬能御眾先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
軒鼎之俄成築韓壇而未暇逮眇躬之繼位俄封疏以貞珍彭厥
遠圖冠于當代宜伸懋賞式勸忠勳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夏州
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使押蕃落等使加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功臣上甚悅遣內侍右班都知張
崇貴齎詔賜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保吉甲寅張浦遣還
眞宗咸平元年春二月田錫上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
之爲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三月辛巳以趙保吉歸順遣使諭
陝西縱綏銀流民還鄉家給米一石 夏四月壬寅趙保吉遣弟
繼瑗入謝

西夏紀事本末卷四

西夏紀事本末卷五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靈州失陷

眞宗咸平四年秋八月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劫益甚乃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與楊億議棄靈州輔臣多不可初何亮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上安邊策曰臣竊謂今議邊事者不出三途請棄靈武一也輕議興師二也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以爲輕棄靈州則戎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一旦給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剖分爲二如捨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爲一二患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

後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渭儀涇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爲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不得貨馬于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三患也輕議興師則有不利者四深入窮追夏賊度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而退西賊復擾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戰則緣邊之兵不足以當其眾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以絕河西糧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將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羈縻之則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貪婪無厭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爲中國大患者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意在吞噬譬如牛

便則動者二也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薄樂耀德
爲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跡存焉請築此二城以通河西之
糧道賊若悉眾來討中吾上策也何者夏賊所以未滅者誠以深
入窮追則奔遁絕漠師退則復來擾邊使其敢來與王師拒戰則
其殄滅也久矣彼若知動無所利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者也今
雖存靈武使阻隔旱海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之唇齒與舍
靈武無異今特城此二城則賊不敢動矣議者將曰國家贍靈武
猶曰困匱而更供給二城其費不更大乎臣以爲不然靈武至清
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殊絕者以度旱海無舍宿之地有戎寇之
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民之趨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戎寇之
憂輸糴日益穀寧無賤乎以滅殺之價供二城之費又何疑焉外
此則復有一說烏白鹽池夏賊所泊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

來寇則令延慶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池而號令諸戎曰有得
夏賊首者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禽之者眾矣帝不
能決九月庚寅李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繼遷都部署
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
唐龍鎮都部署曹璨以蕃兵邀擊敗之楊瓊罪當死上赦之流瓊
崖州 冬十二月時靈州孤危丁卯詔議棄守之宜李沆與楊億
奏曰若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遣使部分軍民空壘
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初上即位之二年棄鎮戎軍李
繼和固請復城之卽以繼和知軍事及右僕射張齊賢經略陝西
詢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爲涇原儀渭北面捍蔽又爲環慶原
渭儀秦熟戶所依今置此城以扼賊要路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
擾民爲言且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匪遙輸送甚易又守之

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欲其奮不顧身令出維行不可得也若防守得宜賊必不敢過此又極言靈州不可棄朝廷禁青鹽甚爲允愜斯誠固圍之良策也至是乃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以鄭仁寶爲隨軍轉運使繼遷攻圍麟州仁寶乘傳晨夜赴之遂解麟州之圍閏月寬綵坐法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瓊等以城降賊其親屬當緣坐帝閱而釋之閏月丙戌詔築綏州城戊寅李繼遷蕃族訛遇等歸順

五年春正月壬戌環慶部署張凝襲焚諸蕃族帳二百斬首五千級降千人二月己丑以王漢忠爲邠寧環慶路都部署李允正爲鈐轄三月丁酉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先是靈州知州內客首使順州團練使裴濟謀集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至是彼聞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之保吉以州爲西平

府居焉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王超等遂奏班師己酉以王超爲永興軍駐泊都部署石普副之徙康繼英爲慶州駐泊鈐轄與西南沿邊迭爲應援秦翰爲環慶涇原兩路鈐轄與王漢忠李允正同其事備繼遷之侵軼也 夏六月癸酉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援之己酉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繼遷率眾二萬攻麟州四面負版薄城者五日知州閻門祇候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之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寨遁去壬辰帝聞麟州之捷以衛居實爲供備庫使通判以下並進秩 冬十月辛巳涇原部署繫內屬蕃族數叛者九十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

西夏紀事本末卷六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六谷殲渠

咸平四年夏四月回鶻來貢願助討李繼遷 秋九月授潘羅支

今改巴勒結

官西涼六谷酋長也仍命出兵以助討繼遷

五年春三月繼遷陷靈州

六年春二月六谷酋長潘羅支蕃官來貢庚辰以六谷酋長潘羅支爲朔方節度使時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李繼遷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爲六谷王兼招討使因言蕃部中族盛兵眾可以牽制繼遷者唯西涼而已帝以問宰相皆曰潘羅支已爲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並以旁泥埋爲鄯州防

禦使俾犄角攻討潘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強已集騎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曰繼遷每來寇邊軍出則遣使六谷部族近寨捍禦與官軍合亦國家之利也詔許之三月辛卯綏州東山蕃部軍使拽曰等內屬夏四月趙保吉寇洪德砦蕃將慶香擊走之因以慶香等領刺史五月李繼遷攻西蕃于時繼遷虐用其眾下多怨冬十二月甲子繼遷陷西河取西涼府守臣丁惟清死之于是都首領潘羅支僞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潘羅支遠集六谷蕃部及者龍今作結隆族合擊之乘其將歸要而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靈州丁巳卒於靈州境上之三十九井子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尋封德明爲西平王環慶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初太宗之時曹瑋知鎮戎軍

嘗出戰小捷戎人引去瑋伺戎人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
緩驅而還其下憂之言于瑋曰牛羊無用不若棄之整眾而歸瑋
不應戎人問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還還襲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
止以待之使人諭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
士馬少選決勝良久又使人諭之曰可相馳否于是各鼓軍而進
一戰大破其軍遂弃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戎人已疲故爲
貪利以誘之比其後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
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至是瑋上言
繼遷擅河南要害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
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
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瑋曰德明野心今不急折其翼而長養之其亂必矣旣而河西延

家妙娥等數大族來歸順璋卽將騎士薄天都山援徙內屬諸小種皆望風納質德明由此遂弱一日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璋方對客弈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景德元年春二月丁巳環慶鄜延部署始知李繼遷死相繼以聞且言其子德明尙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德明及其部下能相率歸順者厚加爵賞鄜延鈐轄張崇貴先遺德明書得其報稱未葬難發表章乞就便具奏崇貴以聞帝乃賜德明詔曰近據西路緣邊諸州奏汝父族下蕃部繼續來投具言汝父于靈州界云亡相次鄜延路鈐轄張崇貴奏稱得汝回書云葬事未畢難發表章乞就便申奏事汝父生於邊陲素有勇敢朝廷賜以土地投之節旄其於心誠亦本忠順邇後始因閒謀自起憂疑事一境之干戈隔二紀之聲教朕爲人父母富有寰區思息戰以安民俟輸誠而改

節終期彼志遐副朕心今覽奏陳遽云喪逝况早聯宗屬曾列侯
藩自達予間能不傷歎念汝守茲空塞方在髫齡屬此艱難諒增
哀慕又緣信人未至所以慰問難行勉自扶持式終禮制餘事已
令張崇貴與汝期約商議想宜知悉 夏四月張崇貴屢請遣大
臣至邊議趙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爲鄜延
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于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
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出崇貴敏中實總其議焉六月己卯賜潘羅
支詔曰渭川引送卿凡邦逋支并教練使楊超到京覽卿等蕃書
奏狀言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李繼遷鬪敵大段殺下蕃賊卻
被賊人劫去牌印官告衣服器械等再乞頒賜并望差築城人給
畚鍤令使臣到彼其隔過遷賊處人卻投來者並乞押來其進奉
馬價乞支絹等事並已依奏別降宣命指揮卿忠順朝廷保苾部

族誓殺兇狂之黨益堅臣子之心遠率種人同拒賊黨戰鬪斯久殺獲頗多每念爾誠不忘朕意此外卿所奏欲取七月回鶻并六谷蕃部宜住賀蘭山掩殺賊眾乞大兵來靈州會合管殺遷賊者朝廷近知繼遷已死未經殯葬所以未欲討除今卿等既領師徒遠平難敵免爲後患甚是良圖所乞會兵卽緣地理稍遙月日未定今朝議候卿等才集諸族人馬起離西京卽差心腹人走馬齎文字報涇原鎮戎軍部署司已令至時不候朝旨率兵前進直至鹹泊蕭關天都山已來牽制賊徒伏截道路賊斲定須兩面救應如此邀擊必可功成彼中諸事更切審詳佇靜邊陲永保富貴秋七月李繼遷旣死故黨迷般噶及日逋吉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潘羅支以復離會其黨攻者龍潘羅支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潘羅支遂爲二族殺于帳下六谷諸豪共立潘羅支之

弟廝鐸督爲首領朝廷聞之授廝鐸督朔方節度使 冬十月丁酉追封潘羅支爲武威郡王癸卯與其弟廝鐸督詔曰唯爾之兄素傾誠保遠茲徂謝彌用盡傷唯爾棣萼聯華金行稟氣長撫西夏爲吾信臣

西夏紀事本末卷六

西夏紀事本末卷七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西平就撫

咸平之末環慶邊城以德明年幼屢請致討帝欲以恩信結德明不報

景德元年春二月李德明降吏部尚書張齊賢上疏言臣在先朝常憂靈夏終爲繼遷吞併言事者以臣所慮爲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母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銀州廉察庶滿其意其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旌節自此奸威愈滋逆志尤暴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爲吞噬當靈州清遠軍垂欲陷

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强大蕃族方與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上策也遂請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所見與臣不同多爲沮擾及繼遷爲潘羅支所殺臣慮繼遷之子德明乘以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廝鐸督非其敵望與大臣經制其事乃命向敏中及張崇貴總其議焉 冬十二月邠州部署言李繼遷子德明孔目官何憲來歸詔令乘傳赴闕

二年夏六月辛卯以趙德明歸款諭河西諸蕃各守疆界 秋九月丁未以向敏中爲鄜延路都部署先是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且託言其父繼遷兵敗被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不可止也詔以敏中爲緣邊安撫使受其降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

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徒敏中爲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略癸丑德明遣其都知兵馬使白文壽來貢

三年夏五月甲辰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于七事訖莫承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旣又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得攻劫西路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它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帝以德明變詐難信儻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軍曹瑋等各請出兵討賊帝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初請命于

朝瑋言繼遷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禽滅後更強盛難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以西河爲郡縣時不可失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 秋九月丁卯鄜延鈐轄張崇貴入奏趙德明歸款遣牙校劉仁勛來進誓表且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宣命未許然誓立功效冀爲異日賞典也帝嘉獎賜詔曰卿門承動緒世享國封屢拜章函來修貢職願爲屏翰以紹祖先朕乃眷至誠用頒溫詔令陳信誓洞見傾輸嘉獎之懷寤興良積敏中因請以德明表誓藏之盟府 冬十月庚午遣使授趙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俸如內地制曰利用建侯外監方國撫寧陬落臨長士民在名器以斯崇匪勳賢而弗授故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吉男德明襲其令緒蔚有長才舉宗聯

命氏之策弈世荷殿邦之寄務尊王室動守朝經率職獻琛拜章請吏眷言恭順宜及褒崇是用建上將之旌旗錫眞王之印綬纘乃舊服鎮於夏臺於戲信誓之言與丹青而炳煥寵榮之固同帶彌以緜長期宣翼戴之勤協贊混同之化永作蕃輔不其美歟可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綬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封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二千戶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仍依內地節度使例給俸又錄德明誓表令渭川遣人齎至西涼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仍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丁丑以張崇貴爲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德明因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後升興慶府又改中興府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壬申邊臣言趙德明邀留回鶻貢物又令張浦率騎數千侵擾回鶻今歲夏州饑饉此衰敗之勢也帝曰朕知其旱歉已令榷場勿禁西蕃市粒食者蓋撫御夷狄當務含容不然須至殺伐害及生靈矣

二年冬十二月趙德明帥所部侵回鶻長星晝見德明懼而還

三年冬十二月西夏管內飢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盟妄有陳乞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眾來取德明得詔甚慚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遂止

畢氏通鑑移
此事入元年

七年春二月庚申夏州趙德明遣使詣行闕朝貢辛酉帝至自亳州冬十一月乙亥鄜延路鈐轄張繼能言趙德明進奉人挾帶私物規免市征望行條約帝曰戎人遠來獲利無幾第如舊制可

也

九年夏五月邠寧環慶部署王守斌言夏州蕃騎千五百來寇慶州內屬蕃部擊走之 冬十月荅西平王趙德明詔曰卿世濟勳庸任隆屏翰竭臣忠而奉上正師律以守方克樹風聲聿寧邊候其於眷倚固異羣倫今者特貢丹誠罄陳奏凱詳彼縷述深照傾輸且國家奄宅中區統臨四海矧惟覆育豈限邇遐顧茲西北之陲素爲襟帶之地曷嘗不敦之賞勸示以懷柔至於將帥之臣但伸禦備之戒唯關防是守唯盟款是遵靡容侵漁庶安境土所有文字來往辭說異同部族貪殘展轉仇報擄過生口彼此交還其如不見端倪互相誣執或因緣攘竊增飾邀求朝廷固不細知邊壘亦爲常事兼詳表奏備述其由觀卿明誠頗究積弊若今檢校俱慮滋章朕虔奉穹昊永宗清淨推恩示信六合同風眷惟恭順

之心益固初修之節嘉歎之意注想彌增已令郎延涇原環慶麟
府等路部署鈐轄司今後約束蕃部不得輒相劫奪擅興甲兵凡
於交爭須盡公理其有廣占阡陌隱庇逃亡晝時勘窮押送所管
卿本道亦仰嚴勒部下不得更有藏匿各遵紀律共守封疆言念
忠勤不忘鑒寐是歲夏州甘州來貢

乾興元年春正月仁宗卽位趙德明進尙書令加恩制曰門下朕
仰奉詒謀嗣臨寶位負荷之重方若涉於大川爵賞之行宜普均
于百辟其有寵聯宗籍位冠侯藩早隆誓嶽之勳適重守方之寄
屬茲纂紹特示褒優告于離麗之庭錫以絲綸之命推忠宣德崇
仁保順純誠亮節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
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中
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王食邑

一萬六千戶食實封五千戶趙德明山河稟粹象緯儲精識洞兵
毀學該義府忠純之性本自於天資奇正之機蓋由乎神授而自
齋壇受鉞賜履撫綏委其外禦之權寵以眞王之爵整軍講事彌
暢於善經述職修方聿昭於亮節屏于西夏克壯英猷屬子踐阼
之初疇乃殿邦之績爰推茂渥式獎殊庸濡泥紵之徽章冠天臺
之崇秩仍增多邑復進重封併示寵榮斯爲異數於戲亨嘉之運
方在於統同隆顯之恩允昭於眷注往服休命保茲永圖可特授
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尙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
事行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
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
如故

仁宗天聖三年夏六月癸酉環原州屬羌叛寇邊都監趙士隆等

死之德明承繼遷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時寇抄邊境及公移究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含貸以存大體其號令補署宮室旌旗一擬王者每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榜置于廡下使輜始出餞館已更赭袍鳴鞭鞘鼓吹導還宮殊無畏避 秋七月庚子益屯備內屬諸部論德明詔曰勅德明近據環慶等路部署鈐轄司等奏報沿邊熟戶遞相驚擾結集部族圍繞堡塞已降宣命添差軍馬往彼撫遏去訖事卿世濟勤任隆屏翰素傾輸于誠節用保又於置陞昨以守邊之臣失於撫御致內屬之諸部忽驚擾以交征朝廷姑務威懷特加招輯想卿在遠或未周知惟卿護塞有方愛民在念遠聆朝旨諒體予衷眷囑所深不忘鑒寐

四年春郊祀畢賜西平王趙德明恩制曰國家卜天正之辰修陽位之祀九州獻力聿昭來助之儀上帝降臨式廣遂行之慶眷惟

邦屏恪稟朝彝爰稽述職之勤是與疇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
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
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守太傅尙
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
平王食邑一萬八千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趙德明肅恭秉節信
順存誠善濟美於世勳能納忠於王室總彼千乘訓其四封講軍
志於中權邊隅載謐奉土毛於內府時事允修藹威惠以兼資煥
文章而彌辱甫成鉅典宜沛洪恩增并賦之田叶於書社錫雲臺
之號以示旌功諒此榮褒實彰寵數於戲歸祭牖以先同姓受福
攸均載刑馬而普元侯承家惟永克念守方之略茂遵謹度之經
欽對嘉休慎固西夏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尙書令兼中
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綬

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三月己亥鄜延蕃部首領曹守貴等內附八年冬十二月辛丑西平王趙德明交阯王李德政並加賜功臣丁未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遣使來獻馬七十匹乞賜佛經一藏從之

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壬辰延州言夏王趙德明卒詔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賻絹甚厚帝與皇太后爲德明成服苑中百官奉慰

西夏紀事本末卷八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青堂構怨

祥符八年秋九月吐蕃唃廝囉請伐夏州不許初唐時西北蕃在者有回鶻吐蕃而吐蕃又分爲唃廝囉今作嘉勒斯齊其初爲青堂羌實吐蕃之別族也唐末蕃將尙恐熱作亂率眾歸中國境內離散國初有胡僧立尊者乘亂挾其主錢逋之子卽唃廝囉東據宗歌川城唃廝囉人號瑕薩錢逋者胡言贊普也唃廝囉華言佛也囉華言男也自稱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尊姓李氏始爲宗哥僧唃廝囉之立立尊與邈川首領郢城爲論逋論逋者國相也有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宗歌邈川卽所謂三河間也始甚強盛立尊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率馬銜山等羌兵至伏

羌寨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眾益怨之勢遂衰弱皆遣使自蘭州入鎮戎軍以修朝貢唃廝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而立遵自居宗歌城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戎王者立遵居唃廝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爲保順軍節度使唃廝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予至是唃廝囉始立文法聚眾數十萬表請伐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九年立遵旣不得贊普而唃廝囉又不許其伐夏兩家因引眾十萬寇邊入古渭川知秦州曹瑋攻敗之立遵歸乃死唃廝囉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璫曰磨璫角立遵死唃廝囉更取喬氏生子曰董璫取契丹之女爲婦李氏失寵去爲尼二子亦去其父瞎璫居河川磨璫角居邈川唃廝囉往來居青堂

天禧五年秋九月吐蕃唃廝囉來降

景祐二年趙元昊將叛慮回鶻吐蕃之制其後也冬十二月遣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擊唃廝囉敗死殆盡蘇奴兒被執元昊乃自率眾攻貓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堂宗歌帶星嶺諸城遂取瓜沙肅三州唃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十萬截歸路元昊晝夜與戰經二百餘日子羅敗然部兵溺宗歌河及飢死過半元昊又嘗侵唃廝囉并兵臨河湟唃廝囉知眾寡不敵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唃廝囉亦陰閒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擄敵甚眾唃廝囉因來獻捷朝廷議欲加節制韓億謂二虜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捷加賞非所以綏御四夷也議遂寢乃詔加保順軍留後

三年十二月改廣運三年爲大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瓜沙蘭三州盡有河南故地將謀入寇恐唃廝囉擬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城瓦川會留兵鎮守絕吐蕃與中國相通之路

四年元昊叛猶遣使入朝議者欲誅其使參知政事程琳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不可後使益驕議者又以爲言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旣驕誅之宜矣又何患耶議者又欲重賄唃廝囉使討元昊因以其地與之琳曰使唃廝囉有其地是去一元昊得一元昊也曷若用閒使二羌不相合豈不爲中國之利乎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乙酉詔三司歲給唃廝囉資綾絹千匹片茶千斤散茶千五百斤鄜延路都鈐轄司言元昊反加吐蕃唃廝囉保順節度使邈川大首領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

往歸唃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廃囉居青堂鄯州西有臨谷城通
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
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川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廃囉
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二年春三月丙寅先是遣左侍禁魯經持諭唃廃囉使擊元昊以
披其勢賜帛二萬匹唃廃囉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向西涼西涼有
備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然卒不能也先
是元昊恐唃廃囉擬其後舉兵攻破萊州諸羌南侵至於馬銜山
築瓦川會斷蘭州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唃廃囉不能入貢而回鶻
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爲邊害朝廷患之議者以爲唃廃囉
尙在河湟間又與元昊世讎儻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
顧之憂則邊備解矣上然之至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自古

渭川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寺絕河踰廓州抵青堂城始與唃廝囉遇渙爲述朝廷之意因以邈川都統爵命授俾犄角以攻元昊廝囉謝恩大喜請舉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于牽制而唃廝囉復與中國通矣 冬閏十二月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上言元昊恣行殺害眾叛親離復與唃廝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天亡時也其實唃廝囉與元昊連年交兵大勢已血南徙歷精城文法寢弱矣

康定元年春正月庚寅詔唃廝囉速領軍馬乘元昊空國入寇徑往拔其根本成功當授銀夏節制仍密以起兵日報沿邊經略使安撫司出師爲援別賜對衣金帶絹二萬匹唃廝囉雖被詔卒不能行四月以邈川首領唃廝囉子董璫爲會州刺史董璫方九歲其父爲之請隨母喬氏居歷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嚴明人

憚服之 秋八月癸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邈川諭唃廝囉出兵助討西賊唃廝囉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功也慶曆元年春正月己未加唃廝囉河西節度使 夏五月時瞎曠居龕谷無所屬趙珣與書招之遺以緋錦瞎曠聽命初瞎曠磨曠角背叛其父自立磨曠角素依首領郢成俞龍爲謀主俞龍復納女於元昊甯令僞號梁王者由是唃廝囉常憂禍發肘腋意益衰怯其後瞎曠唃廝囉復取邈川城收磨曠角妻子質於結囉城四年磨曠角入貢

嘉祐七年秋八月邈川首領唃廝囉旣老國事皆委其子董曠知秦州張方平嘗誘董曠入貢許奏爲防禦使董曠入貢而議不行先是遼以女妻董曠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爲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董曠屯于古渭川其熟戶酋長皆懼亟請方平求

救方平懼飾樓櫓爲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關西震
聳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氈矣諒祚尋復爲董氈
所敗築堡于古渭川之側而還

英宗治平元年唃廝囉之部分至是木征河乞內附

二年冬十一月唃廝囉死以其子董氈爲保順節度使木征者瞎
氈子也木征猶華言籠首也以其唃廝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
之龍頭羌人語倒謂之頭龍瞎氈死青堂首領瞎藥雞羅及胡僧
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氈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鉞星之子也
與木征不協其舅李篤氈挾瞎征居結河瞎征數與篤氈及沈干
族首領常尸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有巴欺溫者唃
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強董氈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溫木
征居洮河閒瞎征居結河董氈獨有河北之地

熙寧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馬
蘭州擒木征母弟結吳化破洮州木征之弟已瓊角降盡得河南
熙河洮岷疊宕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南一千餘里降
蕃戶三十餘帳

六年燕達爲秦鳳路副總管河州景思立陷於踏白城達討山後
諸羌斬首四千級還至訶喏城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元豐五年春二月進封常樂郡公董瓊爲武威郡王以會兵討夏
故也時夏人欲與董瓊通好許割路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卽官
爵一隨所欲董瓊拒絕之整兵甲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
其使令歸語董瓊盡心守圉帝知邈川事力不足與夏人抗但欲
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 夏五月庚寅以青堂大首領俞龍
珂爲西頭供奉官初命王詔主洮河安撫事時議取河湟自古渭

若接青堂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兪龍珂在青堂最大渭原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日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帝如其意賜姓包名順因有是命

西夏紀事本末卷九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華州二憾

景祐元年秋七月元昊旣僭偽號初華州有二生曰張曰吳其始名不可得而知或曰張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石而飲張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蛟蜿轉而死血流數里與關中姚嗣宗皆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爲友善張累舉進士不第吳亦久困場屋無以自伸且張嘗爲縣宰所笞乃與吳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于自售放意詩酒出語驚人一日張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者延之張初不識知也客乃顧張曰彼何人斯張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死主人塗千金之

藥久之乃蘇將謁大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礪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諸帥諸帥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聞張吳徑走西夏常時張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其將之西夏也瀕行過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酌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時帥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嗣宗入幕府張吳既至夏聞元昊有意窺中國念不出奇無以動其聽乃相與更其名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昊吳昊來此飲酒邈者見之知其非國人也蹟其所憩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未更名曩霄且用中國賜姓也元昊卽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夏人以爲謀主凡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導之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韓琦

嘗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到臥內遂褰帷琦起坐問誰何曰某
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琦復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
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去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陣卒報賊
檣上得金帶乃納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爲得體卒受其帶墮姦人
計中琦歎非所及延安刺客蓋張元所遣也元嘗以詩干琦琦不
納遂投西夏迨王師失律于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寺云夏竦何
曾聳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舉猶自說兵機太師尙書令兼中書
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不遜如此當二人之初入西夏也事聞詔
徙其族於房州譏察出入飢寒且死知州陳希亮上言曰張吳事
虛實不可知誠有之二人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疏
屬無罪詔釋之旣而復賜其家錢米以反聞之改隋州以羈縻之
二人乃閒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

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元嘗有詩詠雪曰七星

五仗劍攬天池一作決倒捲一作直取銀河落地機一作下戰敗一作

玉龍三百一作萬斷一作鱗殘甲一作風卷滿天飛白鷹曰有心待擄

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鸚母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

人家其怪譎皆類是同時姚吳亦有詩嗣宗嘗題崆峒山寺壁山

在兩界閒詩曰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

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述懷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又曰踏

破賀蘭石掃除一作空西海塵布衣能效死一作辨可惜作窮鱗韓琦

聞之大驚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薦試大理評

事蓋自景祐以後羌人叛詔遣士獻方略皆得官或有無名氏題

關西驛舍曰孤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冒用奇

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夏逢時還

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此殆亦張吳之流歟旣而一庸生張某亦堂堂人蝟髯黑面頂青巾衣緇裘持一詩代刺搖袖以謁杜衍有長安有客面如鐵爲報君王早築臺之句衍亦異之奏補乾祐一尉而胸中無一物未幾以贓去任

嘉祐二年春三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始以貢士殿試黜落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自是殿試士遂免黜落

西夏紀事本末卷九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元昊僭逆

西平王趙德明凡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元昊小名嵬理羌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性凶鷲猜忽然多大略善繪事能創制物始圓面高準長五尺餘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嘗攜野戰歌太一金鑑訣旣長忽引兵襲夜洛隔其可汗自焚乃俘其妻孥以歸遂奪甘州自是益喜戰時天聖六年也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于本國則稱帝祥符中已嘗追尊其父繼遷爲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旣以元昊襲破回鶻遂立爲皇太子太子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終無益徒自疲耳吾

族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德明又嘗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人息微欲殺之時元昊方十餘歲諫曰以馬資鄰國已失計矣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乎曹瑋在定武聞其言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異日德明死此子爲邊患必矣後直王礪知河南府瑋以爲言至是果驗元昊旣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

天聖七年劉平授忻州團練使屢上封事言趙元昊連姻耶律必爲邊患授邠寧環慶副總管遣中人就賜黃金一器

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德明薨延州以聞詔輟朝三日命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賻絹甚厚帝與皇太后爲德明成服苑中百官奉慰癸巳以元昊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

命司封員外郎楊吉爲旌節官告使制曰胙土受氏維王所以褒
有功建國承家非賢不能保厥世乃眷西陲之守方疇外禦之勞
式涓剛辰庸告列位故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管內觀察
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尙書令持節
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夏王食邑二萬一千戶食
實封七千戶趙德明男元昊器懷英達義節堅明孝恭盡心事親
恩信長於御眾惟乃先正奉于本朝嘉捍難于邊衡賜同姓於宗
籍象賢繼世爾實宜之於戲書盟府之勳旣載山河之誓瞻元侯
之略豈無弓矢之傳尙體顧懷勿忘欽率可特授特進檢校太師
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國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
綬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西平王食邑六
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忠保順亮節朔戴功臣使者至其國

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于人設席自尊大吉命徒坐卽賓位不爲屈旣而饗吉于廳事其東屋後若有千百人鍛聲吉陰知其必叛還朝祕不敢言元昊旣襲卽陰爲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始明號令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至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西夏舊俗凡出兵先卜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髀骨卜師謂之廝乩必定視其兆切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位坐位者王位也近傍處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二辨竹辨竹于

地以求數若撲著然三呪羊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于野次晨屠羊視其五臟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謂之生跋焦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送鬼西夏語以巫爲斷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喜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于背識之仇解用雞猪犬血和酒貯於罇中飲之乃誓曰若復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有力小不能復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趨仇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訴于官官擇舌辯氣直之人爲和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

景祐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府州夏六月乙丑府州言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并州部署司嚴兵備之秋七月先是慶州柔遠

蕃部巡檢崑通領兵入夏州攻元昊後橋新修諸堡破之是月
元昊率萬餘眾寇慶州稱復讎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柔遠塞監押
盧訓以騎七百戰于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
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峰通事蕃官言蕃部多伏兵
不可過濠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八月庚申
徙知定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劉平爲環慶路副都部署平嘗
言臣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僭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及是帝戒之
曰知卿有將略故委以邊宗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冬十月元
昊自襲位爲反計多招納亡命峻詠殺以兵法勒諸羌始衣白窄
衫氍冠冠紅裏頂後垂紅結綬自號鬼名吾祖初制禿髮令元昊
先自禿髮乃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眾殺之其冠用金縷
帖間起雲銀紙帖緋衣金塗銀帶佩蹀躞解錐短刀弓衣穿鞞耳

重環紫旋襪六襲出入乘馬張青蓋以二旗前引從者百餘騎民庶衣青綠民年十五爲丁有二丁者取一爲正軍負擔雜使一人爲抄四丁爲兩抄餘人得射它丁皆習戰鬪正軍馬馳各一每家自置一帳團練使上帳弓矢各一馬五百疋橐駝一旗鼓五槍劍棍柈抄袋雨氈渾脫鍬鏹箭牌鐵箭各一刺史以下人各一馳箭三百毛幕一餘兵三人共一幕有礮手二百人號潑喜勇健者號撞令郎齋糧不過一旬晝則舉煙揚塵夜則篝火爲候若獲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射草縛人出軍用單日避晦日多立虛寨設伏兵衣重甲乘善馬以鐵騎爲前鋒用鈞索絞聯雖死馬上不落地本產刀古製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鳥解者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得之以問劉原甫云興州又出良弓每張值數百千邊人嘗買

以獻童貫土產大麥藁豆青稞床子古子蔓鹹地蓬實菘蓉苗小
蕪萑席雞草子地黃葉登廂草沙葱野韭拒灰蓀白蒿鹹地松實
又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
勁其近弛黑者謂之後醮近稍近弛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
夏人嘗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是歲春始寇西邊殺掠居人下
詔約束之元昊居國中僭益甚私改元曰開運既逾月人或告以
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更廣運卽以是年改廣運元年毋衛慕氏之
族人山喜者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進毒酖其母殺之沈山喜之族
于河遣使來告哀詔起復以閤門祇候王用中爲致祭使兵部員
外郎郭勸爲弔賻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悉拒不
受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嘗通判鎮戎軍亢聞
德明死後元昊喜誅殺其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

章數十上十二月癸酉趙元昊獻馬五十匹求佛經一藏賜之
三年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形體方整類
八分而畫頗重複又若符篆譯孝經爾雅四子雜字爲蕃語先是
其徒有遇乞者造創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
乃改廣運三年爲大慶元年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紀事悉用蕃
書胡禮再舉兵攻回紇瓜沙蘭三州盡有河南故地

四年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
懷龍皆卽舊堡鎮改號爲州改甘州路爲鎮夷郡又立宣化府改
靈州爲翔慶軍又於山丹州置甘肅軍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
爲固地方萬里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
河是歲始大補僞官以嵬名守全張陟楊廊徐敏宗張文顯輩主
謀議鍾鼎臣典文書成逋克成賞都鞏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

設十六司以總庶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自河北至臥囉娘山萬人以備遼人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章精山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人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隊皆選部下驍勇用以自衛隊各有長一妹勒二浪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母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母窺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發兵則以銀牌召酋長而受約束其左右廂諸酋亦各選精騎爲生剛捉生有野利剛浪崖遇乞三將尤號爲謀勇麟州府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乃番漢雜居黃

茆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廡舍廟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柵焉架險就中重復不定上引瓦爲溝雖大樹亦不浸潤其梁柱椽題頗甚華麗城邑之外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禮法公事惟吏稍識古就除茲而下莫吾知也俗輕生重死任性忘義凡育女稍長靡由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處並首而臥紳帶置頭各悉力緊之倏忽雙斃一族方率親屬尋焉見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綵繒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設祭乃以其草密加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爲高丈呼爲女柵遷尸于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於其下擊鼓飲酒盡日而散

寶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券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故也 秋九月己酉鄜延路

鈴轄司言元昊從父山遇遣人來約降詔勿受初元昊自五臺還
悉會諸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髏中共飲之約先攻鄜延自靖德塞
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數止元昊不聽
山遇畏誅遂挈妻子來降時已被詔知延州郭勸與鈴轄河陽李
渭遣山遇還山遇不可卽命監押韓周執山遇等械鎗送元昊示
朝廷不疑之意元昊集騎射而殺之並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
怨懼向化之心絕矣時元昊自稱烏珠舊作兀卒已數年矣旣殺山遇
遂謀僭號 冬十月甲戌元昊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
號大夏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三年爲天授禮法
延祚元年追謚其祖繼遷曰神武皇帝廟號太祖父德明日光聖
皇帝廟號太宗點兵蓬子山遣使奉表以僭號來告納旌節敕告
十二月鄜延路鈴轄司言元昊反詔陝西沿邊舊與元昊界互市

處皆禁絕之丁丑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

二年春正月初元昊遣使稱僞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奏曰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函尙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其表曰臣祖宗本自帝胄後魏赫連之舊國拓跋之遺業也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以端閒輒生狂斐制小邦文字改大宋衣冠革樂之五音爲一音裁禮之九拜爲三拜衣冠旣就文字旣行禮樂旣張器用旣備吐蕃達靼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君于是再讓靡遑羣集

又迫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
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建元天授曆運在茲軍民同
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
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
懇仰俟帝俞謹遣使奉表以聞甲寅元昊使者將歸不肖受詔及
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執之盛度張觀不可
卒遣之但卻其獻物韓周復送至境上旣而邊界傳元昊露布有
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蓋張元所作也 夏六月削趙元
昊官爵除去屬籍壬午詔曰昔苗民弗懷首罹虞竄邠支自立終
伏漢誅蓋犯順者無赦于國章除殘者罔限於荒服炳焉通誼疇
或敢踰趙元昊戎漢餘妖邊關小種性含虺毒志負狼貪昏頑表
于稚年傲悖成于壯齒曩者德明卽世西夏控哀朝廷錄守方之

忠憫稱慈之禮拔于童孺付以節旄名襲眞王寵視同姓金絮有秩絡繹以周其窮關市弗譏買遷以通其貨假我明命取重諸羌固當竭犬馬之勤效涓埃之報克守先業以稱大恩而背惠反常毀忠蔑信僭舉國號扇惑蕃渠跳梁井蛙之涯旅拒秋螳之轍公遣軍校冒服使車列牘自陳欺天罔畏旣張逆節合舉明刑朕深憐舊勳特加涵覆橫遏羣議密賜手書貸其方命之愆開以自新之路護送來介俾還穹居庶遷善而革音終恃遠而迷復至敢驅率配隸攘切塞民騰告文符訛誑區落而朝臣列奏邊吏抗詞願舉偏師往平狡穴趣梟稱亂之首以正不廷之辜朕載念一夫肆狂餘眾何罪況元昊脅從濟欲濫殺逞威名酋外奔諸帳懷貳苟戈鋌並進則玉石奚分且俾列於購科止用取其魁惡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令宗正寺除去屬籍惟彼諸部素奉本朝迫此

姦兇遂其誑誤儻能結黨歸義執賊建功必當昭洗前污申明厚賞國有信誓炳如丹青應賞募科格並委中書門下詳爲條件以時布告庶體朕懷因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生擒元昊及斬首來獻者卽以爲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員能率族歸順者等第推恩時呂許公夷簡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間有指斥之言矣元昊爲患旣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僞署名職至卑如理移香者詐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秋九月鄆州通判富弼上疏曰聞去年十二月元昊反眾皆謂之忽然臣則知其有素昔元昊嘗勸德明勿事中朝德明以力未盛不用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耶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

不譏商販如織山川之險夷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又比來放出
宮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納之左右朝廷之事宮禁之私皆所窺
測二也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瀚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
軍次不給窮討則遁匿退保則襲追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三
也朝廷累次使元昊多不致恭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退
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德明
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姦險務收豪傑故不第舉子
數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以公卿倚爲謀主五也元
昊援契丹爲親緩則指爲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犄角爲奇首
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于分張六也元昊所遣使者部從
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聞元昊遣使多擇勇悍難制強辯自高者
謂必不敢加誅此必元昊腹心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

少折其謀 冬閏十二月元昊又遣賀正年齋嫚書納旌節及所
授勅告並所得勅榜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